

一桩诈骗大案居然如此收场

8

畅销小说

薛冰 著
陕西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小说从陷于地产纠纷的乔家大院起笔，撕开旧城改造重重帷幕的一角，揭示了儒雅精致的文化金陵无奈伤逝的复杂过程。文物存毁、古玩陷阱、民国逸事、预测学泛滥、盗版书操作等社会热点，无不信手拈来，妥帖融入人物命运之中。

本报选载小说其中一段，重点讲述过去发生在乔家大院里的那些故事……

[上期回顾]

没想到，朱季卿很快就现身了。乔二少又用了引蛇出洞的计策，很快就把被抓到乔家……

周明山随着乔二少一起去了，走到客厅门口，却见里面气氛祥和，朱季卿已经在客位上落了座，脸上堆着笑，手边还多出一杯茶。周明山不觉一怔，在门外停了步。

朱季卿嘴里和乔二少搭着话，眼里一直留神着门外的动静。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乔二少身后竟会跟着个周明山。如此说来，周明山昨晚的逃走，其实是避进了乔家！朱季卿晓得自己今天再没有什么把戏好玩了，发财的梦不说，要想全身而退，一言一语都不能再有丝毫疏失。

乔世铸也看见乔世钟身后跟着个北方打扮的陌生人，从朱季卿的神态上，他已猜出这准就是那个被骗了大宗银票的周明山。乔世铸心中暗暗吃惊，不禁要怨兄弟太过冒失，居然糊里糊涂地把苦主引进府中，幸而今天将朱季卿捞来了，倘若朱季卿不见踪影，这事可就够棘手了，弄不好将会不可收拾！所以他首先要弄清的，便是此人的身份：“这位贵客是……”

乔世钟为二人做介绍：“这位就是被朱三骗走了的周先生，京师海王村敦古斋二掌柜。周先生，这是我大哥。”

周明山跨进门槛，不卑不亢地躬身见礼：“不速之客，冒昧登门，还望乔大爷海涵！”乔世铸忙起身还礼，让座。

周明山便去右边客座坐了，却侧身朝着居中正坐的乔氏兄弟，不跟朱季卿对面。他对朱季卿视若无物，朱季卿却自觉躲不过去，只得主动向周明山打了个招呼：“周先生，别来无恙？”

周明山只当没有听见。幸而乔世钟晓得轻重缓急，一落座就对朱季卿说：“别的话可以慢慢讲，你先把周先生的银票，退还人家！”

“二爷放心，银票尽数在此。”朱

季卿只说了一句爽气话，往下便支支吾吾不落实了：“只是，此事，说来说长，内中情由，二爷有所不知……”一边不停地拿眼去睃乔二少。

乔世钟不买账：“我有什么不知，你有什么内情，如今三头对面，不妨都来说听听！”

朱季卿晓得，自己方才在乔世铸面前的那些说词，当着周明山，不要说无从启齿，就是他真能厚着脸说了，乔二少肯定也听不进去。这些话，须得从乔大少嘴里说出来才有分量。眼看乔大少稳坐钓鱼台的样子，他只好捅破了：“还望大爷为在下做主！”

出乎乔世钟所料，乔世铸竟果真接过话头，笑道：“兄弟，此中内情，你是有所不知。季卿收了周先生的银票，你算是晓得的；可季卿避而不见的道理，你也晓得么？”

乔世铸一开口，周明山就有些紧张，他本能地感觉到，这位乔大少话中有话，那意思竟是朱季卿卷款逃走还有道理。

乔世钟被问住了，他只好静等兄长的下文。

乔世铸却转过脸，去问周明山：“周先生，天下万事，皆有前因。此事肇始，是周先生与季卿的一桩古器交易。在这桩交易中，先生自付可有失当之处？”

周明山一时竊不透乔世铸的用意，惟恐失言，遂低垂眼帘回道：“在下谨听乔大爷教诲。”

乔大少淡淡一笑，说：“周先生如此客气，我就直说了。周先生看中的，是饮水楼上五件古器。这五件古器，季卿向周先生介绍过的，都是先祖当年悉心搜求，重金购回，珍藏至今，已然三世。如此重宝，周先生有意收购，怎么能仅听中介一面之词，就没想到该问一问主人的意思呢？先生就不怕是劣奴盗卖主家之物么？”

周明山小心答道：“在下与朱季卿

初议此事，是在初六，成交则在初九，其间相隔数日。在下虽未能亲向乔家咨询，但初六分手之际，确以兹事重大，曾叮嘱朱季卿再与主家商量。”

“先生让季卿来商量的，只是价钱而已。”乔大少的脸色渐渐沉重，“即以价钱论，饮水楼这五件古器，置于三代古器之中，亦能够出其类而拔其萃，价值自非庸常之器可比。当初季卿索价，共是三万八千两。却被周先生欺其外行，以如簧之舌，直压至一万八千两成交。”

乔世钟闻此言大吃一惊，忙问：“大哥……莫非真有售物之意？”

“此等家事，日后再论。”乔世铸拦住他，仍然盯住周明山：“以周先生的行家眼光，平心而论，这五件古器的价值，是不是该在三万两之上？周先生三言两语，轻而易举就把价钱压到一半以下，当时就没有怀疑这轻易背后可能另有缘故么？”言下之意，直指周明山是明知这桩交易有猫腻而乘机压价牟利，是甘冒风险、火中取栗。若再说透些，就是你自己冒险失手，怨不得别人。

好在周明山早已绝了做成这笔交易的念头，自不愿再讨论事情经过，授人以柄，遂挥快刀以斩乱麻：“古人有言，‘黄金有价玉无价’，古器文玩之价，因时而异，因人而异，本无一定。况且自古就有‘漫天要价、就地还钱’之说，周某在商言商，自难免俗。俗话说‘生意不成仁义在’。周某已知府上并无出让宝物之意，他人擅作前议，自不作数。所幸原物俱在，周某只求收回原款。”

“周先生持论甚正，仍不失为实诚君子。若是昨日，季卿能知周先生此意，也不至于闹出这一场误会。”乔世铸转了这一大圈，居然将一桩诈骗大案，轻轻点化成了误会，连他兄弟听了，都不能心服。

眼看周明山不敢申辩，乔世钟忍

不住嘲讽朱季卿道：“朱三爷先把我乔家的古器，误认作朱家的，自作主张卖与他人；复把周家的银票，也误认作朱家的，揣进怀里去哄娘子。误会固是误会，却正应了金陵的古语，叫做‘呆进不呆出’。”

“二爷误会了。”朱季卿一时情急，口不择言，居然又说了一个“误会”出来，惹得乔世钟不觉失笑。他见二爷开颜，胆气又壮了几分，煞有介事地说起现编的故事：“昨日在下本是好意，要为周先生找些包装的物料，因园中不能凑手，遂去北门桥码头上寻觅，不想在码头上，正遇奇玩街鉴古堂的吴掌柜。说话间道及此事，吴掌柜连连顿足，说这几件古器他来喝茶时看过的，如肯转让给他，他愿出三万两。在下方知这桩生意做亏了。若是就此交割，在下自觉对不起乔家；若是反悔，却又无颜面对周先生。在下因此一时失了主意，遂打算暂且避开，待斟酌出妥当之法，再与周先生协商。”

乔世铸接口道：“季卿，这就是你我的不对了。君子待人以诚，既是价钱上生了异议，仍以与周先生当面协商为正办，焉可不告而去，使周先生着急。”此话明着责备朱季卿，暗里却肯定了朱季卿的狡辩；那“君子待人以诚”几个字，顺带着也敲打了周明山。

周明山本是聪明人，何尝听不出，但他此时只想着顺利讨回原款，所以概不计较了。

乔世钟也无意去辨朱季卿此话真假，心想就由他寻这个台阶也罢，遂对朱季卿说：“你也别扯那么远了。既是交易不成，原物现在，你且把银票退还人家是正经。”

朱季卿又拿眼去睃乔大少。能有这个两相扯平的结果，乔世铸心下是满意的，他决定见好就收：“周先生适才说得好，生意不成仁义在。货款自然是该还人家的。”

洋务运动是一本科幻小说

7

金融天下

拜工业革命所赐，1775—1833年英国纺织品成本下降了94%，英国商人开始满世界卖布，中国市场当然是目标。不过，中国人不这么想，尤其是把放热气球当升天的弘历，他规定英国人只能在广州城卖布，因为“天朝物产丰盈，无所不有，原不需夷外货物以通有无”。

核算运费，英国洋布价格比中国土布并不便宜，加上数千年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，英国商人想在这个时候打开中国市场，基本上不可能。1830—1833年，中英贸易中国仍年均人超158万，英国人很愤怒……

愤怒之后，就开始使坏，既然卖布不挣钱，就卖鸦片。鸦片，地球人都知道，那玩意儿是毒品。鸦片贸易，中国失去的不只是银子，还有民族的希望。

鸦片是英国在清朝最挣钱的买卖，每年能从中国弄走240万两白银，1839年这个数字可能达到了400万两白银，有人估计中国20%~25%的白银被英国佬卷走了，中国对外贸易开始严重超支。

白银流出，彻底改变了清政府的货币政策，从“钱贵银贱”改为“钱贱银贵”了。与英国人贸易，既亏官府，又亏百姓；既亏银子，更亏身体。百姓不想忍，皇帝更不想忍，向来在这块地盘上都是皇帝说了算，现在你不但卖布，还卖鸦片，顺带杀人放火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

此时，林则徐站了出来，因为“此祸不除，十年之后，不惟无可筹之饷，且无可用之兵”，所以要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。这绝对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呐喊。不过，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唱京剧，不比嗓门，要靠实力。

评价林则徐是很难的，当然，这位民族英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确实不容撼动。遗憾的是，这位伟人连猛人都称不上，更不是神人。即使林则徐不被撤换，他也不可能改变历史

轨迹，英国人该打进来还是要打进来，清政府该输照样要输。1841年虎门决战的时候林则徐依然在广州，而且琦善其实很尊敬林则徐，广东水师主将关天培也未被撤换，但是，我们依然输了，输得很惨。

任何一个国家禁绝毒品都理所应当。销烟之后，英国政府倒没什么反应，贸易照做，英国商船照样从广州进出。这理所当然，本来对别的国家走私毒品就不对。后来，英国的行为，让世界人民知道了一个道理：无耻可以无极限！

1840年4月，英国国会经过3天辩论，最终以262票对271票通过对华出兵议案。这其实是迟早的事，英国商人一直以为对华贸易赔钱，原因就是清朝政府不让他们进入内陆。

1840年5月，英国海军抵华，鸦片战争开始。交战记录让人很郁闷，大抵上都是中国失败，经常是英军一人伤亡。

1842年8月，中英签订《南京条约》，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程。

人们谈起鸦片战争，往往指责清王朝腐败透顶。不过1840年，中国并不落后，当年工业生产份额仍然占全球29.8%，对爱新觉罗·旻宁来说，卖国就是卖家，他才不想卖国呢。

我们斥责清政府卖国，既然是卖，就是交易。国家间的交易，也是交易。力量相等，才有公平的价格；实力悬殊，力量就是价格。不开口岸，就赔偿，英国佬打进来，会更丧权辱国。两害相权，取其轻。

《南京条约》的直接结果之一是“五口通商”，很多人据此辩论，《南京条约》以一种被动的方式打开了中国大门，实际上提高了国民福利，对外开放是好事。持这种观点的人，理论根据是经济学，确切地说，是西方经济学。

可以买到便宜的洋布，提高国民福利，开放口岸有错吗？答案是，有错。西方经济学里的“国际贸易比较优势”、

“分工合作”，说白了纯粹是帝国主义胡扯，是帝国主义为了侵略而粉饰太平。

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：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，甚至每一个人都有不同优势，在分工中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优势。这个确实没错。但是，前提是，大家要知道自己有什么优势，潜力要充分发挥。你根本知道自己有什么优势的时候，别人就告诉你：我是主角，你是配角，因为我现在比你更有优势。

用陈佩斯的话回击：“我没当过主角，你怎么知道我当不了主角。”对了，还有一句也很实用：“废话，谁不想当主角啊。”很遗憾，当时我们是弱者。

鸦片战争之后，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太多的战争、太多的失败。突然间，世界之门也对我们打开了。人们开始思索，为什么西方可以船坚炮利，如果我们有了坚船利炮，是不是一样可以纵横海洋？皇室也在思索，毕竟丢了祖宗拿命拼来的地盘，他们恨不得自己船坚炮利，把英国白金汉宫、法国凡尔赛宫统统抢了。

就在这个背景下，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诞生了，由此也产生了中国第一批企业股权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同治中兴”。现代中国历史把1860年以来的同治中兴称为“洋务运动”太合适了，洋务派所做的实在都是变事。“我办了一辈子的事，练兵也，海军也，都是纸糊的老虎，不过勉强图饰，虚有其表。”（李鸿章）

在封建体制下，即使把当代美国航母拉去，甲午海战中国一样会输。洋务运动不过是一本科幻小说，希望借别人的先进技术打败创造技术的敌人。这不可能。

洋务运动的缔造者，是叶赫那拉氏，更有许多不世出的名臣：李鸿章、袁世凯、张之洞……他们不明白吗？如果说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输了，我们不明白四夷有多强，那他们经历了50年沧桑，应该什么都懂。为什么不直接

整个议会出来呢。因为，就算创立西方议会制度，封建文化也变不了，官僚仍将是那个官僚。

一代人，只能做一代人的事。

很多人认为，变法失败是因为叶赫那拉氏有权力，甚至有人想，载口为啥不找个没人的时候把老太婆做掉……很多人慨叹，恨不得亲力亲为。

康有为先生第一次面君，在朝堂上给过载口建议：“杀几个一品大臣，法即变矣！”

叶赫那拉氏、荣禄是变法的阻碍者吗？叶赫那拉氏如果真反对变法，以她对朝局的控制能力，载口连一封诏书都发不下去。

仅政变这一点，康有为肯定不懂现代政治的真谛，而是从骨子里继承了“胜者王侯败者贼”的思维。政治不是比武场，如果始终依靠暴力解决问题，暴力中走出的必定还是暴力。政治斗争，失败者必须真的没有怨言。这就是为什么，美国总统竞选，失败者必须站出来演讲，承认自己失败！

载口任命的中枢宰辅，也就是清朝军机处，是谭嗣同、杨锐这批年轻人，他们不是既得利益者，所以必然会分割既得利益者格局。想骤然分割一个既得利益集团，那绝对会遭到强烈反抗。反抗的结果，必然是废帝。

换一句话说，即使载口胜利了，废掉了太后，他用新人来操持行政。封建王朝框架是既定的，利益格局也是既定的，在利益趋势下新人必定会选择利益，指望梁启超、谭嗣同等几个人有操守，现实吗？

董仲舒灭古文经学，一步一步改造了先秦文明，斗掉了士族，革除了相权，压制了朴学，灭掉了心学，阉割了理学，最终只剩下一个今文经学，这种专制体制历经了多少年？指望短短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变革就革除所有弊端。

不是不靠谱，是根本不可能。

陈雨露 杨栋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当人类刚刚抚摸到圆润的钱缘，皇权就试图主宰天下财富，历代币制更迭的背后不过是一场封建统治者分配财富的游戏。统治者手中的刀枪真能主宰财富吗？五千年历史长卷中，每当皇权自认为可以统治金钱，便会被金钱反噬。一次次战乱的背后都有财富原罪，但一次次盛世辉煌何尝不是顺应了货币天道，所谓数字时代的“0”与“1”不过是在得失金钱之间徘徊。

[上期回顾]

从朱元璋开始，明朝的皇权就一直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里，正因为皇权过于集中，导致了灭亡。

人民币还能拒于美元霸权？今天的钱，明天如何才能更好的钱？人民币国际化之路，到底该怎样走？

陈雨露、杨栋著《金钱统治》